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五

3759
Koll
資料室

41886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03
20000
2233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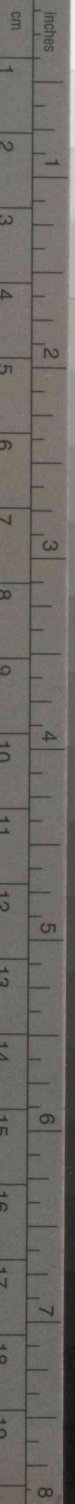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料室

395.9
K011

白文練習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二日

文部省檢定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中等漢文教科書

明治書院

東京大學
書院

酒井亮男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五目次

文天祥死節	宋史紀事本末	謝枋得	一
謝枋得死節	續通鑑綱目	枋得	三
初到建寧賦詩	并序	枋得	四
格言	一則 論語	枋得	四
春望		杜甫	五
詩話	一則	杜甫	五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五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五
上高宗封事		胡銓	六
膽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白文練習	林長孺	九
蝸說	白文練習	松崎復一	〇

陽山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五目次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

送楊少尹序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

歸去來辭

毛穎傳

躡鴟子傳 白文練習

鴻門之會 評文例

韓信破趙

漢三傑

國歌の詩賦に本づけるもの 消閑雜記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雜詩

韓愈 三四

王維 三五

韓愈 三五

白居易 三六

陶潛 三六

韓愈 三八

賴襄 三九

司馬遷 四一

司馬遷 四五

曾先之 四七

王維 四九

韓愈 四九

段太尉逸事狀

張中丞傳後序

青石

漢文を國文にうつす心得 譯文重喻

先秦學風 支那通史

論語抄 十則

閔損至孝 白文練習 蒙求

子路負米 白文練習 蒙求

齊人驕妻妾 孟子

魚我所欲 孟子

舜發於畎畝之中 孟子

勸學篇 遊學第二

西俗一斑 白文練習 西俗雜誌

柳宗元 四九

韓愈 五二

白居易 五五

白居易 五五

先之 五六

論語抄 五八

閔損至孝 五九

子路負米 六〇

齊人驕妻妾 六〇

魚我所欲 六一

舜發於畎畝之中 六二

勸學篇 六二

張之洞 六四

書信 一道

清國皇帝宸電

天皇陛下宸電

李鴻章 六五

六六

六七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五

文天祥死節 刪修

宋史紀事本末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

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李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李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頂。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

昔文邱開南
天子

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宋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

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時元主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亾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

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孝所感。

云。

四十五山

謝枋得死節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續通鑑綱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

續也。カレホオモリク

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盥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調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

儒夫立云。

初到建寧賦詩并序

謝枋得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良友良

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

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

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格言二則

論語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秦伯

漢時三王莽
夕夕之
テ死ス

二歳半
尺トシテ

道ニ由ル
テカコソ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全上

杜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

詩話一則

司馬光

古人為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

山陽曰

宋人送序。古重推此篇為第一。雖昌黎恐無此高傑處。善此學史

要道者也

老此月

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

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上高宗封事

字邦衡
澧陵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南宋高宗
紹興八年

劉豫。字大亞。建炎四年
手降金。金立爲主。一
國字齊。紹興七年金
人襲汴。執劉豫。
豫爲帝。統絕八年。

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

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

梓宮梓宮

徽宗徽宗

故故

淵聖淵聖

張浚
朝世忠
岳飛

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宵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唐玄宗朝。唐順宗。其能宗
同拜相。自其才不及。其
每事由之。時人目之曰伴
食宰相。
石晉指五代石晉也。出帝
名重貴。高祖石敬瑭。其
兄也。敬瑭賴契丹得
天下。出帝不事契丹。其
北。是也。其手執出帝
歸石晉亡矣。

曾仲連亦人也亦周
魏魏道新垣衍說
海清帝秦仲連是
行日彼肆然為市
仲連有臨東海而死
再奉周之御軍幸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

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瞻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白文練習 林長孺

古罪人席高堂飲
水黃街此場也

南宋名臣。精忠大義貫天地者。其唯胡邦衡乎。當時士大夫。氣息奄奄。不敢吐一辭。畏縮逡巡。唯姦臣是媚。以圖苟安。恬然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嗚呼。何其不忠不義之甚也。邦衡乃奮然上封事。君子以為鳳鳴朝陽。其所論駁。忠憤激烈。擿盡時弊。刮腸抉髓。攻擊無遺。足以誅奸臣之心。而奮義士之志。苟從其言。則宋之天下。可以再興矣。而高宗赫怒。連貶竄之。何其不明之甚。宜哉。和成國悴。終不自曉也。朱文公評此書曰。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嗚呼。為邦衡者。雖遇高宗貶竄于前。而得受文公揄揚于後。則此書之公論自定矣。天下

如子之在二三

後世。豈可復置疑其閒哉。頃者余寫封事一通。置諸座右。日夕朗誦。以尚友所謂精忠大義。若邦衡者。不亦一大快事哉。後人學文公者。或徒講道學於紙上。未嘗知天下國家為何物。動輒曰。邦衡狂人。封事狂言。噫。若是輩者。天下之罪人也。不啻天下之罪人也。亦邦衡之罪人也。不啻邦衡之罪人也。亦文公之罪人也。

蝸說 白文練習

松崎 復

松子倦誦。臥竹床。久雨乍晴。林庭瀟灑。地潤而苔滑。有蝸上牆而行。行而兩角觸。觸而警。警而縮。縮而首尾俱藏入殼中。松子喟然嘆曰。蝸哉。蝸哉。夫得潤而行。何似

夫遇時而行者耶。觸警而縮。何似夫言而當忌諱。自反而引咎者邪。縮而藏。何似夫不用而自善者邪。古之人以汝名廬。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君子乎。又嘆曰。得潤而行。何似夫得幸而進者邪。觸警而縮。何似夫外剛而內荏者邪。縮而藏。何似夫緘口畏罪。而固其祿位者邪。古之人以汝為醯。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小人乎。夫君子以似汝而為君子。小人以似汝而為小人。故吾甚好汝。而又甚惡汝焉。好汝則但恐其不為汝。惡汝則但恐其為汝也。是以欲居汝廬而為君子。又欲食汝醯而不為小人矣。是故先作汝說。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仁宗慶曆三年
更增諫官員用
天下名士
政陽公
首在廷中
故書
華
不悅
陳執中
君子
十人
劉明
政陽公
急
上疏
仁宗因
而
感悟

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

桓靈獻

李鴻章
手信
多君子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其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

人君者。可以鑒矣。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

後唐李克用墓
莊宗李存勳

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

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宥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

西夏
趙元昊

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久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

度曆年

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秦士錄

法華字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

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嘯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

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秦定閒。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弼曰。若不聞闈中。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

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閒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

給予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既弼至。衆槊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亾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驢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

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大鐵椎傳

魏禧

庚戌十一年。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

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叩其卿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二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

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虜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

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眵。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

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閒。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記峨眉松

周鴻覃

汪君二如客蜀歸。以峨眉松二株。贈陳子蘭洲。長不逾二寸。根幹枝葉備具。亭亭直立。宛然松也。云去泥土。取夾書帙中。可四五月不壞。復培以土。水洒之兩三日。勃勃然生矣。試之果然。夫木固莫壽於松。然未有離土半載。而猶能生者。或曰。峨眉地高氣寒。雪盛夏不消。此松生水雪中。故稟氣堅而耐涸。或曰。遠游之士。孤寄於數十百里。窮鄉僻壤。荒涼寂寞之濱。耳目無所娛。心思無所發。每至頽廢放棄。失其志意。天生此物。俾易挾以隨。亦所以慰羈旅之心。而使其有所激發也。嗟乎人情生

長富厚。則骨力柔脆。志氣浮靡。平時傲焉自高。一遇困
阨。輒摧折不復自振。而有守有為。強毅堅忍。生死可以
自主者。多出於寒苦磨鍊之餘。此豈必其識有明昧哉。
夫亦所以厲其氣。而為志之輔者。強弱不同故耳。孟子
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非聖人。孰能無藉於此。蘭洲
方游幕。而適得此物。殆天所以慰之。而將以發其志氣
耶。余與其尊人健衡先生。為莫逆交。又其理有可以自
警者。故為推闡其義。書以質之。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世仲淹作
蘇子美書
即陸記摹
三絕

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
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
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
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
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

憑軒涕泗流。

王子猷

世說補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

唐物語

むかし王子猷山陰といふところに住みけり。世の中のわたらひにほだされずして、ただ春の花、秋の月にのみ、心をすましつゝ、多くの年月を送りけり。ことに觸れて

剡溪

中島桂樹
このたひは舟かつす
山陰の友まの雪
いふ事ぬ

情深き人なりければ、かきくもりふる雪はじめて霽れ、月の光きよく、すさまじき夜、ひとりおきゐて、慰め難くや覺えけん、高瀬舟に棹さしつゝ、心に任せて、戴安道を尋ねゆくに、道の程遙かにて、夜もあけ、月も傾きぬるを、ほいならずや思ひけん。かくともいはて、門のもとよりたち歸りけるを、いかにといふ人ありければ、

もろともに月見んとこそ思ひつれ。かならず人にあはむものかは。

とばかりいひて、つひに返りぬ。心のすきたる程は、これにて思ひ知るべし。戴安道は、剡縣といふところに住みけり。この人の年頃の友なり。同じさまに心をすました

る人にてなんありける。

韓愈諫迎佛骨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綱鑑易知錄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皇國真身塔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

表在元者下者上者
ニ春ン者ヨシク

蘇々師王良具世瞻
(ヨリ見せし)

御布池

漢比十七日
全人由

加沙水ヲ着テ
汝光般若經ヨリ
トシテ今佛心ヲ

元和元年長興
里ノ北ニ置ケ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

少子

洲刺史。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瘴江邊。

書地獄圖後

安井衡

死者有知乎。我不得而知之也。死者無知乎。我不得而知之也。塊然之形。化為穢土。而魂氣則無所不之乎。我不得而知之也。倏忽乎來。倏忽乎去。禍福糾繩。孰知其極。所可知者。獨生人之道而已。今觀此圖。凡今生所為。

兄弟ニシテ姪ノ子



善惡輪迴

皆有報復。錙計銖量。如刻吏鍛獄。而刑戮拷掠之慘。更甚於此閒矣。然則不唯死者有知。又別有一世界。以為此閒賞罰之地也。吁。可懼哉。然浮屠氏以輪迴立說。來世之於現在。猶今我之於前身。我既不知前身之為何物。則來世豈能知前身之為我哉。然則今之與後各一物耳。其禍其福。我何與焉。而世人背君父蔑人倫。以求不知何物者之福。何其妄也。故聖人說生而不說死。語道而不語怪。至矣。

柳子厚墓誌銘

評文例

韓

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

賴襄曰。一篇柳宗元本傳。與公他碑誌自別。而他碑誌終無出此右者。以韓銘柳。天地鉅觀。宜乎其如此。賴襄曰。篇中諒柳心處。明白如揭。真千古知己。有此一銘。柳可以瞑矣。賴襄曰。文章是柳一生可傳者。故先提出之。然後及事業。賴襄曰。諸公一句是柳禍根。非昌黎誰能言之。賴襄曰。三例字。

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

見非柳一人之罪。
顧襄曰：以上略敘文章，以下及事業。

顧襄曰：以上敘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概，遂趁勢下議論，見柳所以終貶謫。

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藤森大雅曰：罵盡薄俗，蓋子厚交游有此事。故昌黎感慨及之。連下五相字，文有步驟。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詔詔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

類襄曰見柳所以終於貶謫遂又趁勢打算其一生得失而歸到文章上為結筆如遊龍

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

評
筆墨孤長

弘在自好其泉於高知
言泉之別派未詳者
前此引之行在田今

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銘

柳宗元

銘 鈿鐻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廢田遺甘坐故也
吳亦陸渾潭也

別字田庄田史記
私履潭
行言語是

山陽日凡等必早中
石或曰石上原而
已徑柳物上草
乃北化三山物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姆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姆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

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

白
基考工記

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

玉之勝哉于字
油之取ル

出陽日結清蒲酒
閑後亦清門

山陽日撤閑路後叙
一路見作也

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

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捕蛇者說 評文例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腕。癩。癘。去

白蛇 靈驗 柳宗元

癩 癩 癩

腹內三蟲 見于庚申夜 天帝先令收

藤森大雅曰。首段叙蛇之藥材。與永人之爭捕。藤森曰。當其租入。是眼目。

藤森曰。二段入本事。便是捕蛇者之言。言不爲捕蛇之役。則久已病矣。藤森曰。寫最苦之狀。是苛政猛于虎之伏線。藤森曰。寫鄉鄰三世之死。徒應上文。吾祖死于。是三句。結構精密。

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

藤森曰三段明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之甚之說不敢求更役

藤森曰悍吏之毒有甚於蛇是鄉隣無日不犯死也
藤森曰四段叙作說之意

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

夫觀人風者得焉。
死於虎者

檀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

藤森曰孰知二字。屬盡當時流弊者。

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賣花翁

阪井華

賣花翁。住在洛城東。竹扉半破鬢如蓬。自少栽花到七十。培養別傳一家法。栽花雖巧拙謀生。未免街頭喚且行。日暮還家自歎息。滿擔不抵一壘直。辛苦自栽不自觀。徒使他人醉春色。嗟呼世事無不然。不須獨爲此翁憐。蠶婦無衣匠家漏。經國人老草野閒。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曄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

伊天日平陽

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于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泔泔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斲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

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邪。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

姓孫名易者相馬天
上有三星名伯樂
在天既星之身
人見孫陽識馬用
早之曰伯樂

44ウウ

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

河南社

才

河南洛陽

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
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
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
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
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
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
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
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
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
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

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
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
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
推其意而序之。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王維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
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
魚眼射波紅。鄉國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
異域。音信若為通。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排律

供張謂世具張說也
道神祭此且下
行道謂御飲
行也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

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原三首 白 居易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遺愛寺鐘欹

中華書局影印
卷五
明治書院

彭澤令

衡門屋宇

其事

凡星

枕聽。香爐峯雪撥簾看。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
仍為送老官。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春日載陽

載路

載

伐柯

伐柯

采芣苢
見山



中華書局影印
卷五
三十七
明治書院

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
 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
 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
 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
 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
 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
 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

管城

閑來多事不從容
 雖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餘外
 思入月雲變能中
 寔笑不語金錢果
 身兒到此是虛空

管城

二百二十分
 以石上
 田里

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
 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
 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
 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
 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
 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
 者能繼父祖業

西狩獲麟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蹲鴟子傳

白文練習

穎 襄

蹲鴟子者。琉球人也。姓甘氏。名諸。其先曰芋氏。出于荆蠻芋氏之族。有數種。其在蜀者最富。居岷山之下。楚漢之際。有卓氏者。因其力。以致鉅萬。其後微無聞。至魏晉。

范永

家聲復著。晉祕書郎左太沖。列舉蜀之材賢。芋氏與焉。唐宋以來益著。其種類遂周九州。施及海外諸國。而琉球尤著焉。蹲鴟子生而魁偉。重厚有才力。爲族人所推。爲人鳥喙而巨腹。如鴟之蹲踞。故稱蹲鴟子云。或曰。其致富類鴟夷子。故云。慶長中。島津氏率兵五千騎。南略地至琉球。降其王。悉收其貨寶子女而北。當是時。國內稱文采瑰琦者。皆自炫以冀其采取。而蹲鴟子獨自晦匿。島津氏聞其有濟民之才。同舟而歸。曰。吾爲政此土。豈可使野有遺賢乎。蹲鴟子自是爲薩摩著姓。後漸歷遊諸道。无所遇。明曆初。池田氏銳意國政。諮訪材能。一

日召老農數人。問之曰。古之用材。求諸畎畝。女輩所知。豈有用之簡。而奏功廣者乎。答曰。蹲鴟子其人也。池田氏曰。然。寡人亦謂爾。乃使人聘之曰。寡人惜子之才。而辱在泥土也。今將升子於廊廟之上。尊俎之間。以議民事。蹲鴟子曰。羈旅之臣。慣於野。不慣於朝。君必欲用臣。不若因臣之舊用之。池田氏乃從之。五年。大飢。而獨備前備中民免餓。蹲鴟子與有力焉。事聞。征夷府遂下教天下郡國。皆用蹲鴟子子弟。以備凶荒。於是爭以籃輿席褥。聘其子弟。而其種類遂播于六十州。當是時。宿門舊族。曼倩來服牛旁。胡羅荀諸人。見蹲鴟子家道蔓

延。皆嫉之。相謂曰。彼以新進。凌駕吾輩何也。乃相與謀。置之醜地。蹲鴟子處之晏如也。曰。居之美者。不便我也。居久之。其地望益高。蹲鴟子性樸素不飾。而黃德內潤。其平居必率其子弟。累累相引。未曾相疎。其濟人也不避湯鑊水火。焦毛髮。嬰金鐵。剝皮膚。而不顧也。然喜與田夫野人交。不自貴重。是以聲價頗賤。王公貴人。或不識其面。而權衡人物者。獨重之云。

野史氏曰。吾少游六藝之圃。與其秀英之士交。獨好蹲鴟子子弟。愛其實而不華。重厚而能濟人。交愈熟。而其言愈可味。吁。蹲鴟子之才。而爲人所賤。天也邪。江戶有

禮泉十御書

市河三亥
号本卷

賴襄曰。五十萬言中。第一篇文字。不獨其前後布置。向背。開合之妙。即事之緩急。語之疾徐。无一不逼真。一部二十一史。無復此事。無復此文。賴襄曰。才得相見。句。一篇胚胎。

中華漢文教科書

卷五

明海書院

孔陽氏者。獨與予同其好。來謂予曰。揭埋彰沒。史家之事也。子盍記蹲鴟子之事。規世之耳食者。予於是乎。作蹲鴟子傳。

鴻門之會 評文例

司馬遷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

賴襄曰。悉載問答。不惟見沛公危迫之態。使後人就其語中。按當日情偽。

賴襄曰。借沛公口。敘其交來歷。

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臣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

中華漢文教科書

卷五

四十二

明海書院

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

平長將軍人
項伯曰沛公與
樊噲兩人之詞
要看其字增減
其意注在項伯
許諾沛公曰諾項
王曰諾張良曰
謹諾皆後史所
不必著
賴襄曰項王亦
豁達大度
賴襄曰著范增
也一句參差有
致又曰目蓋斜
睨

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

賴襄曰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前後再敘而略加此等處見委致不著知其意三賴襄曰項伯下字益見危急開處賴襄曰使後史敘只曰張良至軍門告急樊噲使入救而已今詳敘問答又曰其意云云得此句益生動賴襄曰先點出劍盾二字有來處賴襄曰敘事中用則字法賴襄曰能復飲乎是敘事入敘

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座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

言處如微風燕子斜曰坐是敘言接敘事處如細雨魚兒出

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匹夫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

賴襄曰沛公已出云此句不可無賴襄曰使後史敘必曰我初持白璧云今借張良一問見之妙

賴襄曰再提此句為關鍵又見其相去遠近

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

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豈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韓信破趙

司馬遷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重復取史記

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

昔の指駄

麾下

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伴奔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漢三傑

曾先之

漢王卽帝位。置酒洛陽宮。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

國歌の詩賦に本づけるもの

消閑雜誌

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鴈南歸。この心を夫木抄に、常磐井相國太政大臣、草も木も、色かはりゆく、秋風に、南にかへる、はつかりのこゑ。

上行幸河東相和上
顧視帝京欣然中
汝支群臣會意心
上教其方自作秋
日經曰、

宋
秋陽永叔

六一居士
女史曰

西行法師

秋聲賦。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玉葉集に、秋の夜を、ひとりやなきてあかすらん。友なふ蟲の聲なかりせば。

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八雲御抄のうちに、

月きよみ木ずゑをめぐるかさゝぎの、よるべも知らぬ、わが身なりけり。

陸務觀が詩に、遠檐點滴如琴筑。支枕幽齋聽始奇。風雅集に、

燈は雨夜の窓にかすかにて、軒のまづくを枕にぞき

美家詩人
陸務觀
世に不詳、
楊誠齋

古今集隆信朝臣
新古今集隆信朝臣
剛是道晴還未信。檐聲和月落芭蕉。

夏雨の題孟叔異。剛是道晴還未信。檐聲和月落芭蕉。
新古今集隆信朝臣。

雲はれてのちもまぐる、柴の戸や山風はらふ松の
下陰。

天陰の題趙仁甫、數日陰晴斷復連。不成輕暑不成寒。
行家集に、

吹く風もあたゝかならず寒からずかすみくらせる
春雨の空。

江霧の題蕭則陽 無數過船看不見。人聲却在櫓聲中。
金葉集に、行家朝臣。

河霧のたちこめつれば高瀬船わけゆくさをの音の
みどする。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 不 羅 維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
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雜詩 韓 愈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
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
掃不見蹤跡。

段太尉逸事狀 柳 宗 元

古今集隆信朝臣
卷五
四十九
明治書院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暉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矜。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盜。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

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梁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尙不媿奴隸耶。謨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虢閒。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

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張中丞傳後序

評文例

韓

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

類纂曰。敘議夾雜而風神益遒。不舉史遷而得史遷神髓。恨不借此筆作一部唐史。

五十一

每錄山梓
F 17 37

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亾。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

城
孤

頽囊曰大聲一
喝。噤衆口而奪
其氣。見比逆亂
設淫辭數句。罵
得痛快。是韓公
本色。比史遷更
覺生氣。

巡楊州大都督
遠荆州大都督

頽囊曰根上議
論中擁兵坐觀
來。彼議渾融得
體。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
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
於兩府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
功績出己上。不宥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
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
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
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
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斲半箭。曰。吾歸破

頽囊曰。難已所
見。聞言之。故有
俯仰感慨之致。
吾知李翰傳。平
平直敘。必無是
等風神。不獨其
筆力懸絕。

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
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
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
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
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
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
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
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

衍

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々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

願襄曰。畫人物者。寫畢點睛。此即其法。

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青石 激忠烈也

白 居易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鑄寶錄鑄虛辭。願為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諡。一置高山一沈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為塵名不死。長使

墓之在道之在

之在道之在

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爲人。慕爲人。勸事君。

漢文を國文にうつす心得

譯文章諭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といへるを、或卿よみたまへる、やどりけんあとなつかしみ、よよ経ても、きることをなしの陰仰ぐなり。また無常の題にて、

「ふるつかは田にすきかへし、松が枝の薪となるも、さだめなの世や。」とよみたまへるは、文選の古詩に「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といへるまゝをつゞけ給へるなれども、歌になりて感情ます心地す。これ文章にあきてても心得べきことなり。要をとれるものを思ひはかるに、韓文の内、送孟東野序は、始終鳴の字をもて文を成す。加茂眞淵

漢文
召伯
蔽芾
甘棠
勿剪
勿伐
召伯
所茇
故三先
後人
コレヲ
フシ
シテ
ナリ

は、からぶりをにくむ人なれば、必ずこれをうつすにもあらずや知らねど、見るところ勢おなじきは、橘常樹をいためる文に、なしといへることをもて篇を成せる是れなり。からの文をうつすには、この心得あるべし。韓文公の文章は、本集、及び古文眞寶後集文章軌範などにも出て、人よく知れ、ば擧げず。加茂氏の文は、

氏は橘、名は常樹、ちふ人はべりき。この人も、の知れ、ど、知れりともなく、酒のめれど、吞めりともなく、樂しめれど、樂しともなく、またしめれど、またしともなく、うれれど、うれふともなく、まづしけれど、貧しともなく、はたよめる歌、作れる文も、かどはされてなし。かくばかり世

にあやしければ、むつ無しのおぢとこそ名づけつべけれ。かくて、去年の十まり一月の中こゝぬかといふに、なやめることも無くて、魂さへなんなりにける。故言まぬびつゝ、哀みあへるを、あるじちふもなくて、空しの世や。
世のことは、みながらなしとみし人を、ありのすさびにとふが悲しさ。

先秦學風

支那通史

唐虞時、契爲司徒、敷五教、夔典樂、以教胄子。此支那教育之始見於書者也。三代立學之制。國都有國學。鄉邑

五教、
契、
司徒、
敷、
五教、
夔、
典樂、
以教、
胄子、
此、
支那、
教育、
之、
始、
見、
於、
書、
也、
三、
代、
立、
學、
之、
制、
國、
都、
有、
國、
學、
鄉、
邑

夏殷周

有鄉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校者教也。庠者養也。序者射也。皆鄉校也。國學則三代共曰學。學校庠序皆以禮樂射御書數爲教科。謂之六藝。時時舉行養老之典。以教民孝弟。

周代尙文。禮樂之盛。過於夏殷。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制度典章。拘綴繁碎。士大夫終世局促於玉帛鐘鼓之間。不遑考察物理。論議政法。其習射御。亦主講禮。非以養勇武。此皆周家防亂之術。而其所以流於文弱者。亦由是也。春秋時。雖周制已壞。學者猶崇尙舊風。專攻詩書禮樂。其諳典故。識名物者。謂之博物。列國史官。世守家

流、
名、
物、
者、
謂、
之、
博、
物、
列、
國、
史、
官、
世、
守、
家

老子

學不敢有所變通。君臣徒修威儀。事虛文而無補於治。人心益壞。不可復救。春秋之末。孔子出世。大振作學者。儒學自是興焉。然亦不敢創立新說。專由古道而修飾之也。老聃蓋有所見於時弊。違世離俗。欲求道德於禮義之外。而矯枉過直。去真理益遠。然開異說之端。以鼓動人智者。實老子之書也。

及戰國時。支那大亂。士競智勇。於是學者各造新說。以訴於世。學校雖廢。文學未墜於地。楊墨之徒出。與儒者相抗。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又有述黃帝之道者。有爲神農之言者。列莊騁虛無之辯。申韓衍法術之學。孟軻道

白卷說
世要說

性善。荀卿論性惡。宋研尹文。騶衍慎到之屬。亦各有所主。兵家論兵。從橫家說權謀。正邪相混。純駁並陳。然各出卓見。不敢蹈襲前人。支那人智之活動。未有盛於此時也。

漢晉以後。老莊之說。流爲道教。與佛法共行於愚俗。而士君子。大抵誦法孔子。歷朝治體。專本儒教。自是經義制抑人心。學者莫敢捨古道發新義。百家論著。累千萬部。而諸經之註釋衍義。幾居其半。其不依儒旨者。如道法諸流。亦皆淵源於先秦。少有出於後人創見者。故欲觀支那之學風者。要先知先秦諸子之主論也。

論語世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心之傳也

論語抄

論語抄 十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同上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同上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同上

亞聖

口本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泰伯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同上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篇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同上

如夷北夷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篇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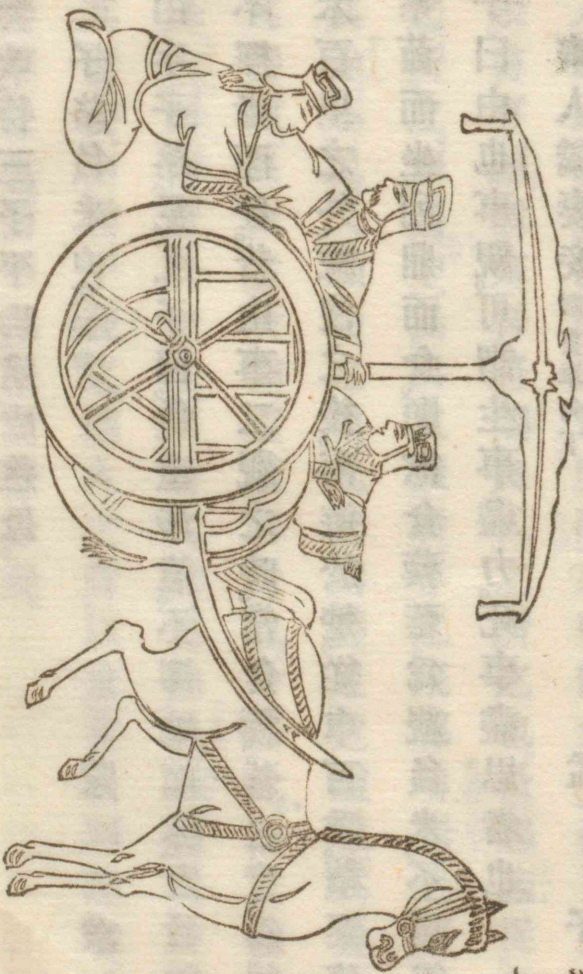
閔損至孝 白文練習

蒙求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

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

御車。體寒失韉。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



閔損御車

中華書局影印

卷五

明倫書院

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子路負米 白文練習

蒙求

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齊人驕妻妾 離婁章句下

孟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積金
積善

窮致矣

死心即死
喜悅自得見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鬪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墀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魚我所欲 告子章句上

孟子

中華書局影印

卷五

六十一
明倫書院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者。而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孟子曰

中華書局影印

卷五

明倫彙編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舜發於畎畝之中。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士師罪人

中華書局影印

卷五

六十二

明倫彙編

五ノ五

阿リ即人

初後
地名
林定ニシテ
三ノ三
二五キ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勸學篇 遊學第二節錄 張之洞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獄之說也。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遊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徧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遊秦。歸國而強。春秋戰國。

最尚遊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遊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於長安。昭烈周旋於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為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强。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為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

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不
變。今日遂爲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爲法國
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
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
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卽其學成之世
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
不亾。上爲俄。中爲日本。下爲暹羅。中國猶不能比其中
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
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
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

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
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西俗一斑

白文練習

西俗雜誌

居室無平房。皆係層樓。由下達上。計重數。以多爲貴。人
但見其有高至八九層之樓屋。而不知屋下尙有一二
重地窟。故較之浮屠。尤峻焉。
重樓階級太繁。足力或不支者。則有機車以上下之。
人但坐於車中。以手撥機。自能升降。隨意所至。
樓屋無論三四層。以至七八層。其梯皆螺旋累疊而上。
雖不一式。而各極精工。凡一屋必有大小兩梯。大梯在

塔

前。小梯在後。亦猶中土人家之分大門後門者然。朝夕傳餐之際。男女皆須更衣入座。雖童稚亦然。飲湯不得有聲。唾餘必盛以器。大宴例當奏樂。若客寓之極大者。則每餐必奏樂焉。男女一律戴帽。帽制亦殊不一。惟入室。雖冬令亦必脫去露頂。出戶。雖夏令亦必加於頂上。婦女不簪鮮花。其綴於帽上者。皆布所製。色相宛然。亦甚愛玩鮮花。但採綴胸前衣襟之上。謂取其生氣觸鼻。男子亦如此。錢分金銀銅為三等。皆國家鼓鑄。無敢私鑄者。犯之有

極刑。

市肆各店鋪中。夜閒不留一人看守。但須鎖門回家住宿。早起持匙赴店開張。以巡捕邏察極密。決無竊盜之患。市中店鋪。或經君后曾購其貨物者。其門首屋頂。必飾以獅馬二獸之形。或裝飾國家之旂號。以彰寵異。新聞紙。分售於街頭巷口小亭中。或持於手中。沿街叫賣。至於客寓飯店咖啡館中。則設有專看新聞紙之房間。堆積橫陳。任人坐閱。學堂之制最善。有男學堂女學堂大學堂小學堂之分。

而衣帽則一堂有一堂之式。如兵勇之號服然。成群結隊。一望而知。

書信 一道

李鴻章

敬復

東邦協會會頭○○○○閣下。憶昔臺端持節中華。邦交鞏固。賓主往還。極玉敦金榮之樂。迨

臺端逍遙林下。鄙人依然承乏畿疆。國步艱難。遂有高年奉使之事。滿擬和局早成。得與臺端重聯舊雨。不料遽遭狙擊。駭愕良深。乃承

貴國上下慰問頻來。實增感篆。

臺端主持東邦協會。領袖名流。尙祈代布謝忱。恕未

一一。惟望使事順手。庶不負諸公協會東方之盛

意。近日傷病似有一轉機。而老年氣血漸衰。再加

虧耗。甚覺荏弱。惟恃靜養以冀復原。備蒙

垂詢。故敢布其醜。縷手此奉覆。併頌

日佳。

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清國皇帝宸電

中日交涉之新報
卷五
明滿書院

大清國

大皇帝問

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中國與

貴國相依唇齒。敦睦無嫌。月前忽有使館書記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拏兇懲辦。而各國因民教仇殺。致疑朝廷。袒民嫉教。竟爾攻佔大沽礮台。於是兵衅遂開。大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外大勢。東西並峙。而東方祇我兩國支持其閒。彼稱雄西土。虎視眈眈者。其注意豈獨在中國哉。萬一中國不支。

恐

貴國亦難獨立。彼此休戚相關。亟應暫置小嫌。共維全局。現在中國籌兵禦匪。應接不暇。排難解紛。不得不惟同洲是賴。為此開誠布臆。施切致書。惟望大皇帝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并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天皇陛下宸電

大日本國

大皇帝復

總成見

聖主

中日交涉之新報 卷五 六十七 二月廿七日

大清國

大皇帝。杉山書記生被戕之事。前已傳聞。未得確耗。可據。頃接國電。始悉其事的確。良深悲嘆。邇來北方團匪。日益猖獗。妄動亂舉。無所不至。現駐北京各國欽差暨各署員等。被其繞圍攻擊。竝聞某國使臣已被擊殺。而貴國所派官兵。不能救護使臣。又不能彈壓匪徒。殊不知公法有言。外交官之身尊而不可犯之理。如於使臣之身。稍加冒失。已違公法。況於殺害使臣乎。當此時。

貴國政府。如果實力剿平匪徒。救護現存各使臣。則餘事自應易辦。此乃

大皇帝。目下對中外應盡之責。斷不可躊躇。自上月以來。各國將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調派兵員該地。此係專為彈壓匪類。救護使臣起見。竝無他意。是以

貴國政府。如能趁早。將各國使臣等。救出圍繞之中。則足見

貴國政府。不願與各國開衅之據。自應減少貴國禍端。日本政府與

廿在城江之
在土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五

貴國政府素敦睦誼。如有實爲緊要時。日本亦不敢
辭其效勞。因而
貴國政府如迅速力爲彈壓。以表救護實據。則日後
與各國商議之際。日本自應從中出力擁護
貴國利益也。茲特具專電肅復。惟
大皇帝鑒之。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五終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訂正再版發行

定價	一卷 金貳拾六錢
價	二、三各金三拾錢
	四、五各金三拾貳錢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二日
中學校用文部省檢定



編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三樹一平
 印刷者 鈴木友三郎
 印刷所 明治印刷所

發行所 明治書院
 關西專賣 吉岡平助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特電話本局二四三八番)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二十五番地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四丁目
 (特電話東四二九番)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